啓

謝制科啓

右軾啓、今月某日、蒙恩授前件官者、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材、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内自顧於無堪、凜不知其所措、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捨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才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

試而掩之於倉卒、所以爲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爲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爲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爲多奸、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愼、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已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名命、已爲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效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一陷清議、輒爲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葢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迨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爲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饑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豪而並進、始不

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氣力之微論事迂濶而不能動人讀書疎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而益慙此蓋伏遇某官德爲世之望人位爲時之顯處聲稱所被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加多士以爲進退致茲庸末亦與甄收然而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爲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爲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楊龍圖啓　好甚

右軾啓伏審新改直職擢司諫垣傳聞邇遐竦動觀聽咸謂國家之鉅福乃用諫諍之眞才必能深言以補大化方今朝廷之上號爲無諱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臺諫之列歲不乏人而衆弊之原猶或未去豈聽之者徒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爲名而不爲功歷觀古人之效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右尹子革因墳典而道祈招之詩左師觸龍語饘粥而及長安之質徒盡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及物之休功忠臣愛君之至分伏自頃歲所更幾人席未煖而輒遷踵相躡而繼去一身之譏固

足以免矣而積歲之病當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爲常遂因循而不振雖在僻陋顧常隱憂以爲必得朴忠憂國之人而又加以辯智得君之術言苟獲用國其庶幾伏惟諫院龍圖才雄於世而常若不勝節過於人而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驕頃持銓衡實識篇若有待而言或能著爭臣之論阻以在外無由至門踊躍之懷實倍倫等

鳳翔到任謝執政啓

軾本凡材謬承選取忽從州縣便與賓佐捫躬自省豈不媿幸伏惟昭文相公素所奬庇曲加搜揚既蒙文書內有衙司最爲要事編木筏竹東下河渭飛芻輓粟西赴邊陲大河有每歲之防販務有不蠲之課破蕩民業忽如春氷于今雖有優輕酬奬之名其實不及所費百分之一救之無術生以自憋惟有署置之必均姑使服勞而無怨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吳副樞啓

頃聞休命、擢領上都、曾安坐之未皇、已歡聲之布出、即欲裁問、少通勤拳、以爲不久當有非常之聞、是以未敢輕爲率爾之賀、逮茲未幾、果已如言、釋府事之喧繁、總兵權於禁密、傳聞四遠、歡喜一詞、伏惟某官、機略足以應無方、而有朴忠沉厚之量、文華足以表當世、而有簡素質直之風、置之於都會、則其爲效也速、而所及者廉、委之於樞機、則其成功也遲、而所被者廣、深推賢者之處世皆以得時爲至難、幸而得之或已老矣、今以明公之至盛、正如大川之方增、天下方將以未獲之事盡付於明公、明公宏愛此不貲之軀、以畢其能事、區區之意言不能勝。

答許狀元啓

右軾啓、伏以賢俊之士、固將有以挾持富貴之來、豈能爲之損益、昔者在貧賤之辱、所有無以異於今、一朝居豪傑之先、而人然後知其貴、伏惟狀元簽判廷評、以粹美之質、負傑異之才、自遠方而遊上都、以一日而蓋天下士、既望風而知不敵、人皆斂衽而謂當

然苟非素與交遊之流、安敢輕爲賀問之禮、不期謙抑、過錄庸虛、忽承牋牘之臨、皆自聽聞之誤、禮非所稱、媿靡自任、先皇帝未明求衣、久已格於至治、洮湟之憑几、尚不忘於選賢、庸登哲民、以遺後聖、雖喜車旌之名、旋興弓劍之悲、臣子之心、遠邇若一、卽日承已拜命、計將就塗、念展謁之何時、徒向風而永望、

謝館職啓

軾言無取、錫命過優、進貽朋友之譏、退有簡書之畏、覩顏就列、撫已若驚、國家取士之門至多、而制舉號爲首冠、育才之地非一、而冊府處其最高、觀其所以待之、蓋亦可謂至矣、知寶玉璵璠、難得而易毀、故篋櫝以養其全、知樧楠豫章、積歲而後成、故封殖以待其長、施等天地、恩均父師、恭惟先帝臨御以來、四十一載、所擢賢良方正之士、十有五人、其志莫不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其言莫不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固、大則欲興禮樂以範來世、小則欲操數術以馭四夷、然而進有後先、名有隱顯、命有窮達、時有重輕、或已踐廟堂之崇、或已登侍從之列、或反流落於遠郡、或

尚滯畱於小官、或死生之乖睽、已爲陳迹、或擯斥於罪戾、僅夷平民、雖曰功名富貴所由之塗、亦爲毀譽得喪必爭之地、名重則於實難副、論高則與世常疎、故雖絕異之資、猶有不任之懼、軾之內顧、豈不自知性任已以直前、學師心而無法、自始操筆、知不適時、會宗伯之選掄、疾時文之靡弊、擢居異等、以風四方、不知滿溢之憂、復玷良能之舉、負賢者所難之任、爭四海欲得之求、其爲蠢愚、可爲危慄、是以一參賓幕、輒蹈危機、已嘗名挂於深文、不自意全於今日、而況大明繼照、百度惟新、理財訓兵、有鞭笞戎狄之志、信賞必罰、有追述祖宗之風、凡用人歷試其能、苟敗事必誅無赦、此太平可待之日、豈不肖兼容之時、而乃度越賢豪、曲收微賤、縱不能力辭而就下、亦當知非分以自慙、此蓋伏遇某官、志在斯民、仁爲已任、欲辦大事、務兼寸尺之長、將求多聞、故引涓埃之助、致此忝冒、有踰等倫、欲報無緣、將何望於頑鄙、遇寵知懼、庶不至於惰媮、

賀韓丞相啓

右軾啓伏審誕膺策命首冠輔臣四方聳觀萬口同慶自古在昔治少亂多天將措世於大安必有異人之間出洪惟上聖之后眷求一德之臣謂莫如公遂授以政付八音於師曠孰敢爭能捐六轡於王良坐將致遠引領以望惟日爲年恭以昭文相公全德難名巨才不器夔夔申伯之望堂堂漢相之風出入三朝險夷一節蕞爾種羌之叛命慨然當宁以請行感聲所加膻穢自屏淮蔡既定而裴度相徐方不回面名虎歸縱復遺種龍荒遊魂沙海譬之癬疥豈足瘙必將訓兵撫師而授之規摹積穀堅城而磨以歲月破斧之惡四國實願周公之亟還折箠以鞭赤眉無煩鄧禹之久外天下是望豈惟一人即日邊徼苦寒台候何似伏冀爲國善調寢興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慰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耍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爲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

妻子之計、推荷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況廟堂之舊欲使辭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舍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執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載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爲時自重、少慰輿情、

賀韓丞相再入啓

伏覩詔書、登庸舊德、傳聞四海、歡喜一辭、竊以君臣之間、古今異道、任法而不任人、則責輕而憂淺、庸人

之所安。任人而不任法、則責重而憂深、賢者之所樂。凡吾君所以推心忘已、一切不問而聽其所爲。蓋其後必將責報收功、三年有成而底於至治。自非量足以容物、智足以知人、強足以濟艱難、勇足以斷取捨、則何以首膺民望。力報主知。恭惟史館相公、忠誠在天、德望冠世、如乾之中正、挺然而純粹精。如坤之六二、隤然而直方大。更練三朝之用舍、出入四方之嶽夷、疲民系心、有識引領、必將發其蘊蓄、以次施行、始緩獄以裕民、終措刑而隆禮、軾登門最舊、荷顧亦深、喜忭之懷、實倍倫等、

密州到任謝執政啓

帶山負海、號爲持節之邦、多病無功、久在散材之目、授非所稱、愧靡自任、矧茲願治之辰、方以求賢爲急、宜得敏銳兼人之器、以副厲精更化之懷、如軾者、天與愚忠、家傳朴學、議論止於汙俗、交遊謂之陳人、出佐郡條、薦更歲籥、雖僅脫網羅之患、然卒無毫髮之稱、豈伊寵榮、偶及衰鈍、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表萬邦、欲隆太平極治之風、故開兼收並採之路、重

使一夫之不獲、特捐支郡以見收、荷恩至深、論報何所、謹當鐫磨朽鈍、筆策疲駑、雖無望於功名、庶少逃於罪戾、

答楊屯田啓

伏承枉顧、寵示長書、禮數過隆、既非妄庸之稱、文詞深厚、足爲衰拙之光、反復究觀、愧汗交集、伏惟通判屯田、學深經術、名重薦紳、頃者劍外、屈臨百里之間、已是部中、受賜一人之數、豈伊幸會、復此逢迎、聽其言、信仁人之溥哉、居是邦、蓋大夫之賢者、欲報瓊瑤之貺適苦簿書之煩、言之不文、永以爲好、

謝監司薦舉啓

猥以庸虛、過蒙知遇、既免尤譴、復加薦論、自省孤危、加之衰病、動觸時忌、言爲身災、擗而去之、則爲有功、引而進之、亦或招悔、自非不以利祿爲意、而以仁厚爲心、顧茲鈍頑、誰宥收錄、伏惟某官、時望至重、主知已深、方將長育於羣材、專務掩覆於小過、憐其謀身之甚拙、進絕望而退無歸、知其爲政之雖迂、歲有餘而日不足、特矯世俗、借之齒牙、輒敢不祗畏簡書、益

自修飭、豈云報德、苟不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徐州謝兩府啓

移守河中、已愧趍陞之異、改臨泗上、仍叨藩鎮之雄、既見吏民、周覽風俗、地形襟要、當東南水陸之衝、民食艱難、正春夏旱蝗之際、宜得一時之循吏、以安千里之疲民、如軾者、才不逮人、學非適用、早塵策府、自知拙直之難安、屢乞守符、意謂苟全之善計、然自往來三郡、首尾七年、足蹈危機、僅脫風波之險、心存吏役、都忘學術之源、既未決於歸耕、敢復求於善地、伏遇某官權衡萬物、高下一心、頑礦悍堅、實費陶鎔之力、散材踈惡、徒施封殖之恩、謹當箠策疲駑、鐫磨朽鈍、上酬天造、次答已知、

賀呂副樞啓

伏審近膺告命、入總樞機、中外聳觀、朝廷增重、伏惟慶慰、竊以古之爲國、權在用人、德厚者、輔其才而名益隆、望重者、無所爲而人自服、是以淮南叛國、先止謀於長孺、汾陽元老、尚改觀於公權、樽俎可以折衝、藜藿爲之不採、哀此風流之莫繼、久矣寂寥而無聞、

天亦厭於凡才、上復思於舊德、恭惟樞密侍郎、性資仁義、世濟忠嘉、豈惟清節以鎮浮、固已直言而中病、出領數郡、若將終身、小人謂之失時、君子意其復用、迨茲顯拜、夫豈偶然、然而荷三朝兩世之恩、當春秋盛、賢者之責、推之不去、凜乎其難、進伯玉而退子瑕、人皆望于門下、烹桑羊而斬樊噲、公無愧於古人、莫若盡行疇昔之言、庶幾大慰天下之望、軾登門最舊、稱慶無緣、踊躍之懷、實倍恒等

賀趙大資致仕啓

伏審杭章得謝、奉冊言還、搢紳聳觀、閭里相慶、竊謂富貴不爲至樂、功名非有甚難、樂莫樂於還故鄉、難莫難於全大節、歷數當今之卿相、或寓他邦、窃觀自古之忠賢、少有完傳、錦衣而夜行者多矣、狐裘而羔袖者有之、至若百行渾圓、五福純備、當世所羨、非公而誰、恭惟致政大資少保、道心精徹、德望宏遠、無施不可、尤高臺諫之風、所臨有聲、最宏吳蜀之政、才不究於大用、命乃係於生民、與時偕行、不可則止、見故人而一笑、綽有餘歡、念平生之百爲、一無可恨、方將

深入不二獨遊無方默追粲可之風坐致喬松之壽
軾荷知有素貪祿忘歸慕鸞鵠之高翔眷樊籠而永
歎傾頌之素敷寫莫窮

登州謝兩府啓

右軾啓蒙恩授前件官已於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訖
者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
宣之寄忽爲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齊
魯之厚迹皆秦漢之陳賓出日於麗譙山川炳煥傳
夕烽於海嶠鼓角清閑顧靜樂之難名笑妄庸之竊
據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
彰任重而道愈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
仁特借齒牙曲成羽翼軾敢不服勤簿領祗畏簡書
策蹇磨鈍少答非常之遇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身
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中書舍人啓

右軾啓蒙恩授前件官者起於貶所未及朞年擢置
周行遽參法從省躬無有被寵若驚竊惟人材進退
之間實爲風俗隆替之漸必欲致治在於積賢雖一

薛居州齊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子晉盜可使奔秦崔琰進而廉儉成風楊綰用而淫侈改度誠國是之先定雖民散而可收扳苧茹者以彙而征附馬棧者必先其直用舍既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趨勢有必至今朝廷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改定法令足以便事而未足以安民寬弛賦役足以安民而未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耆老搜求俊良將使士知向方民亦有恥如軾者山林下士軒冕棄材少而學文本聲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狂狷嬰鱗之愚溝中不

願於青黃黼下無心於宮徵誤蒙收拾已出優恩薦屢禁嚴殊非素望此蓋伏遇某官德配前哲望隆本朝名重圭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爲著蔡下同卿士之謀餘論所加虛名增重知丹心之尚在憐白首之無歸特借寵光以寬衰病任隆才下恩重報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安愚不肖之分充位而已又不足以解卿大夫之憂蚤夜以思進退惟谷恐懼戰越不知所裁

答試館職人啓

伏承射策玉堂、方觀筆陣、校文天祿、逐秀儒林、黨友增華、縉紳共慶、國家求賢之道、必於閑暇無事之時、賢者報國之功、乃在緩急有爲之際、養之無素、則一旦欲用而何由、待以非常、則臨事欲辭而不可、故納之於英俊相從之地、觀之以世俗不見之書、非獨使之一新、傳寫都城紙墨幾於騾貴、得士之喜、非我敢私、軾衰病侵尋、文思荒落、戚在翰苑、當發策而莫辭、識匪遍儒、懼品藻之不稱、過煩臨貺、寵以書詞、永爲巾笥之珍、愧乏瓊瑤之報、

答李寶文啓

伏審祗奉異恩、遠臨全蜀、奎文寶訓、方入直於禁嚴、井絡提封、旋出分於憂顧、風猷所暨、謠頌率同、恭惟知府寶文、望重搢紳、材宏廊廟、譬之金石、蓋闇然而日彰、浩若江河、固窮之而益遠、西南之俗、信服已深、民物子來、氣復岷峨之舊、舟車雲集、惠通秦楚之商、曾未下車、已聞報政、軾倦游滋久、寤寐懷歸、空詠甘

棠之思、莫展維桑之敬、悵焉永望、言不寫心、

答王欽臣啓

伏審、祇奉明綍、特膺異選、以高才望冊府、以令德正僕臣、側聞除書、大慰輿論、伏惟太僕學士、文鳴早歲、學配前人、豫章雖老於中林、瑚璉終升於清廟、萬事不理、問伯始而可知、三篋雖亡、得安世而何患、清塗方踐、遠業難量、愧修慶之未皇、辱移書之見及、感佩之至、但切下懷、

謝賈朝奉啓

右軾啓、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攜孥去國、益二十年、側聞松楸、巳中梁柱、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酹以隻雞、誰副喬公之約、宦遊歲晚、坐念涕流、未報不貲之恩、敢懷盍歸之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雨露既濡、空引太行之望、豈謂逋判某官、政先慈孝、義篤友朋、首隆學校之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嗟來暮、不聞板蘆之規、尚意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老感歎、桑梓光華、深衣練冠、莫克垂涕於墓道、昔孺仁稽尚能鼓舞於民謠、仰佩之深、力占難盡、

賀范端明啓

右軾啓恭承明詔、追錄舊勳、名陞祕殿之嚴、實遂安車之養、仍惟餘澤、以及後昆、聞命以還、有識相慶、竊謂衆生之事、聖賢有不能了、父子之際、古今以爲難、言、方其犯雷霆於一時、豈意收功名於今日、惟天知我、絶口不言、偉事發之相重、非人謀之所及、恭惟致政端明學士、至誠格物、隱德在人、弼亮四世、如畢公、壽考百年、如衛武、獨立不懼、舍之則藏、惟有青蒲之言尚在、金縢之匱、白日一照、浮雲自開、坐使遺民、復觀盛事、子孫歸沐、下萬石之里門、君相乞言、授三老之几杖、更延眉壽、永作元龜、軾無任歡喜頌詠激切之至、

答范端明啓

伏審參稽古樂、追述新書、琢石鑄金、成之有數、立鈞出度、施及無窮、搢紳雲集於奉常、端冕天臨於便座、偉茲壯觀、自我元臣、竊以樂之盛衰、寄於人之存否、秦漢以下、鄭衛肆行、雖喜三雍之成、旋遘五胡之亂、平陳之後、粗獲雅音、天寶之中、遂雜胡部、道喪久矣、

孰能起之、獨求三代之遺聲、允屬四朝之舊德、恭惟
致政端明大人、耄期稱道、直亮多聞、進不謀安、昔既
以身而狥義退、猶憂國、今推所學以及人、豈惟盡力
於考音、至復傾家而制器、益事關於治忽、必幽贊於
神明、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雖賢者之事也、獲古
磬十六枚於犍爲郡、豈偶然而已哉、軾本非知音之
人、空荷移書之辱、究觀累日、喜愧兼懷、徒誦詠於再
三、豈發明於萬一、

杭州謝執政啓

右軾啓、小器易盈、宠處不爭之地、大恩難報、終爲有
愧之人、到郡浹旬、汗顏數四、潮山如舊、魚鳥亦怪其
衰殘、爭訟稍稀、吏民習知其遲鈍、雖尚膺於寵劇、庶
漸即於安閑、顧此憃愚、亦蒙徽倖、此益伏遇某官、輔
世以德、事君以仁、嘉善而矜不能、與人不求其備、故
令狂直、得保始終、指步武於夷途、收桑榆之暮景、軾
敢不欽承令德、推本上心、政拙催科、自占陽城之考、
奸容獄市、敢師齊相之言、庶寡悔尤、少償知遇、

答杭州交代啓

右軾啓、罷直禁中、本緣衰病、分符浙右、叨竊寵榮、既尋少壯之舊游、復繼老成之前躅、養痾臥治之所、蒙成坐嘯之餘、顧此鈍頑、實爲忝賜、伏惟知府待制、宏才緯俗、雅望鎮浮、神馳方切於望塵、心照已先於傾蓋、借之餘潤、成此虛名、滕大夫之才、豈堪治劇、楚令尹之政、或許告新、望見有期、瞻依愈切、

謝生日詩啓

逢矢之祥、雖世俗之所尚、蓼莪之感、追衰老而不忘、豈謂某官意重瓊瑤、文成黼黻、推仁心而錫類、出妙語以噓枯、攝提正於孟陬、已光初度、月宿直於南斗、叨借虛名、永惟難報之珍、但結無窮之好、

答杭州交代啓

伏審知府鈐轄待制、新易節旄、光臨督府、舊政已孚於千里、先聲坐振於十州、軾偶以庸虛、適相前後、愧無毫髮之善、可紀斯民、惟有凋瘵之餘、以遺君子、即諧瞻奉、尤切詠思、

賴州到任謝執政啓

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爲西湖之長、

皆緣天幸、豈復人謀、惟汝水之名邦、乃裕陵之故國、人淳事簡、地壤泉甘、豈惟暫養於不才、抑亦此生之可老、恭惟某官、嘉猷經世、茂德範時、元老廟堂、自有權衡之信、餘生江海、得同品物之安、感佩之私、筆舌難既、

與京西運使劉昱啓

衰病倦游、久懷歸意、聖神寬假、特乞守符、條教闊疎、溪湖清遠、但坐糜於廩祿、顧難繼於賢豪、所幸仁明、曲垂存撫、特先蒙於顧盼、使增重於吏民、伏惟運使郎中、才簡上心、名高省戶、暫屈外臺之寄、一蘇右輔之民、日望車塵、按臨封部、少奉誨言之末、足爲衰朽之光、感佩之私、筆舌難既、

楊州到任謝執政啓

擇地而安、本非臣子之達節、有求必獲、足見廟堂之兼容、釋汝潁之清閑、當江淮之衝要、舊游所樂、習俗相諳、已見吏民、具述朝廷之意、不爲條教、自然獄市之清、此蓋伏遇某官、師保斯民、著龜當代、折衝禦侮、已獲萬人之英、補隙輔疎、戞收一木之用、輒敢不益

求民瘼、勉盡鄙才、但未歸田之須臾、猶思報國之萬一、

賀彭發運啓

伏審、拜詔十行、觀風六路、允符公論、克振先聲、恭承曩埶之隆、得與屬城之末、瞻依有素、感慰居多、伏惟發運吏部年兄、士聳英風、時推舊德、用久淹而未盡、才歷試而愈高、船滿潭中、行奏韋堅之課、錢流地上、佇觀劉晏之能、喜朴之深、力占難盡、

定州到任謝執政啓

燕南趙北、昔稱謀帥之難、尺短寸長、今以乏人而授、幸此四夷之守、忘其一障之乘。坐食何功、椷心知愧、

伏念軾、愚忠自信、朴學無華、孔融意廣、才疎、訖無成效、嵇康性褊、傷物頻致怨憎、叨逢聖世之休明、未分人方遂萬物之性、虛受海宇、固容一介之微、眷此餘生、實無他望、老如安國、既倦北平之遷、憃比方回、終有會稽之請、歸依之至、筆舌難周、

謝諸郡啓

燕南趙北、昔爲百戰之場、地利人和、今乃四夷之守、顧吏民之易治、幸衰拙之少安、此蓋伏遇某官、碩德庇民、宏才緯世、餘膏所燭、常分無盡之光、蒙霧而行、坐獲不知之潤、眷言朽鈍、未遂顛撦、勉加榮勵之勤、

少答吹楊之賜、

賀鄰帥及監司冬至啓

月臨天統、首冠於三正、氣兆黃宮、復來於七日、候徵陽之協應、知君子之彙征、伏惟某官、碩德庇民、傑才經世、踐楊中外之寄、益推望實之隆、既醉太平、實具周詩之福、大有上吉、允符羲易之占、軾限以守邊、未皇稱慶、徒云善頌、莫罄鄙懷、

賀隣帥及監司正旦啓

新曆既頒、益履端歸餘之歲、羣情交泰、正贊陽出滯之辰、恭惟某官、厚德鎮浮、高名華國、非獨疇咨之用、已簡上心、叟膺難老之祥、以符民望、官守所限、展慶無由、欣頌之深、敷陳罔既、

答丁連州啓

七年遠謫不知骨肉之存亡萬里生還自笑音容之改易久恬颶霧稍習蛙蛇自疑本儋崖之人難復見魯衛之士而況清時雅望令德高標固已聞名而自慙益欲通書而未敢豈謂知郡朝奉仁無擇物義有集菟而有力於噓枯遠移一紙之書汀雪百朋之錫逢時每憐遷客之無歸獨振孤風而愈厲固無心於過情之譽雖知無其實而愧于中起廢之文猶欲借此言以華其老窮途易感永好難忘

答陳提刑啓

久寓島夷偶未書於鬼籙逃歸空谷固喜聞於足音況清廟瑚璉之姿爲明堂杞梓之用欲聞名而未敢豈流問之輒先恭惟提刑刑部才高一時望重多士魯諸儒之德業緣飭政刑漢循吏之風流本源經術暫屈雲霄之步一蘇嶺嶠之民憐遷客之無歸墜尺書而起廢助其羽翼借以齒牙但憂枯朽之餘難副吹噓之力既感且怍不知所云

答彭賀州啓

寓流海國脫身羈鬼之林灑掃眞祠拜賜散人之號

喜歸田之有漸、悼報國之無期、方自愧於心顏、敢聞名於左右、豈謂某官、曲敦雅好、深軫窮途、賜以尺書、借之餘論、溫詞曲盡、賢於十部之見臨、陋質增華、果已五漿之先餽、但慙衰朽、虛辱品題、敬佩至言、永以爲好、

答王幼安宣德啓　妙

俯仰十年、忽焉如昨、間關百罹、何所不有、頃者海外、澹乎蓋將終焉、偶然生還、置之勿復道也、方將求田問舍、爲三百指之養、杜門面壁、觀六十年之非、豈獨江湖之相忘、蓋已寂寥而喪我、不謂某官、講修舊好、收錄陳人、粲然雲漢之章、被此枯朽之質、欲其洗濯縱鞭策以何加、藏之不忘、永以爲好、

求婚啓

結縭早歲、已聯昆弟之姻親、垂白南荒、尚念子孫之嫁娶、敢憑良妁、往款高閎、軾長子某之第二子符、天質下中、生有蓬麻之陋、祖風綿邈、庶幾弓冶之餘、伏

承故令弟子立先輩之愛女、第十四小娘子、稟粹德門、敎成家廟、中郎墳典之付、豈在他人。太眞姑舅之婚、復見今日。仰緣夙契、祗聽俞音、

謝求婚啓

敢議婚姻、蓋恃鄉閭之末、遂忘門閥、亦緣聲氣之同、龜筮既從、祖考咸喜、伏承令子第二小娘子、慶闈擢秀、豈獨衛公之五長、而某第二子某、駑質少文、庶幾南容之三復、恭馳不腆之幣、永結無窮之歡、悚忭于懷、敷述罔既、

謝孫舍人啓

拜命中宸、代言西掖、聳聞中外、交慶士夫、竊惟二聖之心、蓋以多士爲急、滅烽仆鼓、而以將帥爲藩垣、抵璧捐金、而以公卿爲帑廩、蓋樽俎有折衝之恃、則藜藿無見採之憂、某官、瑚璉之才、杞梓其用、學不專於爲已、才已效於臨民、穆如清風、草木皆靡、炳然白日、過辱緘封、永敦爲好之懷、深負難酬之作、

答新蘇州黃龍圖啓

伏審光膺詔函移牧吳會先聲所被惠政已孚自顧妄庸敢論疇昔既聯法從之末又竊鄰光之餘金華玉堂帝左右之高選武林茂苑江東南之要藩雖才分濶絶於賢愚而步武差池於先後其爲喜幸宜倍等流伏惟某官文秀士林才任國器學已試而可用望久養而益隆偃息均勞叔度莫窺於萬頃治行稱首次公行踐於三槐潤澤所加迂愚有託辱移書之周厚實借寵於暮遲

答曾舍人啓

伏審顯膺制命榮進掖垣風聲所加中外同慶伏以取才之道自昔爲難惟君子之所爲固衆人之莫識奢儉異俗不害徐公之有常用舍皆天孰知令尹之無喜某官異材秀出博學名家世以文鳴遠繼父兄之業早緣德進簡在裕陵之心今乃援而進之論者惜其晚矣訓詞一出皆丹青潤色之文老拙自降有糠粃在前之歎過蒙寵顧辱示華牋恨無酬德之言徒有得賢之慶感忭之素寫述難周

賀蔣發運啓

伏審上計入覲拜恩言還擁節東南上寄一方之休戚考圖廣內示將大用之權輿凡在庇庥舉增忭躍恭惟某官受材秀傑秉德純忠蔚然西漢之文深厚爾雅展矣東京之吏惛幅無華雖已得正法眼藏於大祖師猶有一大事因緣於當來世固將入踐卿相流已久衰病相仍方稱慶之未皇忽移書之見及欣感之幸筆舌難宣

賀時宰啓

伏審光膺考愼峻陟宰司孚號楊庭士識上心之所尚置郵傳命人知聖澤之將流靡不欣愉至於鼓舞恭以某官直方以大廣博而良進以正而正邪異乎求以求政貫六經百子之學煥三代兩漢之詞鼎稟自姝偉蕭戾之八尺斗南莫兢凜梁公之一人加以絶識見徹曠度舉遠清心省事則法可使復結繩之約強本節用則貨可使若流泉之長材無不可範而成也譬泥之在鈞俗無不可易而善也猶風之靡草是皆還至而有效安見爲事而無功蓋神考貽謀已

完具而可按、故成王纘要、宜纖悉以勿加、此大雅兼持而不移、矧清衷圖任之愈篤、豈繄疎逖、所獨詠歌、惟民罔知、合語則聖、凡有詔令、率先惠慈、固已遐邇爭傳、室家胥慶、顧此民逢此日之何幸、謂吾相勸吾君以愛人、歡聲格於九天、乖氣消於萬彙、在昔小國、如彼景公、損已一言、退星三舍、又況以禹湯大信之誥、有夔契同寅之言、蠢爾憑生、猶知助順、赫然在上、豈不降康、某愚有赤心、老無佞舌、輒忘犯分、顧欲輸誠、然有難言、是在精智、蓋無交而莫與、苟好謀則必成不惡而嚴匪怒、伊教終成大賴、豈曰自私、伏念某遭時休明、賦命衰薄、蚤粗蒙於遴選、比久幸於退藏、天雨何私、笑流行之木偶、滄溟不改、嘆自蕩之波臣重以傾歲周旋、竊嘗撰屨末塗流落、無復掃門、豈賴補息劓黥、彫汚糞朽、出蔀見日、去盆望天、悵末力之將殫、愧明恩之莫報、乃利用安身之何有、儻奉法循理之可爲、民社非輕、猶承宣而惴惴、天淵靡外、亦戾躍以欣欣。

下財啓

夙緣契好、獲講婚姻、顧門閥之雖微、恃臭味之不遠、敬陳納幣之禮、以行奠鴈之儀、庶徼福于前人、永交歡於二姓、

答求親啓

藐爾諸孤、雖本軒裳之後、閔然衰緒、莫閑纂組之功、伏承某人、儒術飭修、鄉評茂著、許敦兄弟之好、永結琴瑟之歡、瞻望高門、獲接登龍之峻、恪勤中饋、庶幾數馬之恭、

黃州還回太守畢仲遠啓

五年嚴譴、已甘魚鳥之鄉、一舸生還、復與縉紳之末、屢將通問、輒復自疑、方茲入境之初、遽已誨音之辱、豈特居人之安堵、固將遷客之忘歸、路轉湖陰、益聽風謠之美、神馳鈴下、如聞聲咳之音、瞻詠實勞、敷宣罔既、

書

上皇帝書

臣軾謹昧死再拜皇帝陛下、臣伏以今月初五日南至、文武百僚入賀、所以賀一陽來復也、謹按易復卦、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說易者曰、乾六陽之氣也、爲十一月、爲十二月、爲正月、爲二月、爲三月、爲四月、五而乾之陽復矣、陽極則陰生、陰生則夏至矣、坤六陰之氣也、爲五月、爲六月、爲七月、爲八月、爲九月、爲十月而坤之陰極矣、陰極則陽生、陽生則冬至矣、自太極分爲二儀、二儀分爲四象、四象分爲十二月、十二月分爲三百六十五日、五日爲一候、分爲七十二候、三候爲一氣、分爲二十四氣、上爲日月星辰、下爲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不出此陰陽之氣升降而已、惟人也、全天地十干之氣、十月而成形、故能天、能地、能人、一消一息、一呼一吸、晝夜與天地相通、差舛毫忽、則邪沴之氣干之矣、故於冬至一陽之生也、五陰在上、五陽在伏、而一陽初生於伏之下、其氣至微、其兆細縕、可以靜而不動、可以嗇養而不可以發宣、故乾之初九爻曰、潛龍勿用、孔子曰、陽在下也、言陽氣方潛於下、未可以用也、先王於

是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關者門戶所由以關
闢也商旅者動以利心也后者凡居人上者謂之羣
后所以治事者也方者事也門戶不開則微陽閉而
不出也利心不動則外物感而不應也方事不省則
視聽收而不發也先王奉若天道如此之密用之於
國則安靜而不勞用之於身則沖和而不竭昔者伏
羲神農黃帝堯舜皆得此道臣敢因至日以獻

上王兵部書　好

荆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
盛名作牧於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于左右者
乎聞之曰騏驥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始其春如不
動其足如無所着升高而不輕走下而不軒其枝藝
卓絶而效見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
不知其相而責其技也夫馬者有昂目而豐臆方蹄
而密睫捷乎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兔遠望目
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者飄忽騰踔去而不
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于五達之衢一日而盼
之聞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枝盡矣何者其相溢

於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於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夫軾西州之鄙人而荆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於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棖持以至于左右蓋亦易疎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三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修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進之門者亦徒以爲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一目之盼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遊魏自魏無所不遊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爲恨也是以不敢不進

與劉宏翁書　好好切切

軾頓首宏翁使君先生閣下秋暑竊惟尊體起居萬福軾久別因循不通問左右玆罪玆罪愚闇剛褊仕不知止白首投荒深愧友朋然定命要不可逃置之勿復道也惟有一事欲謁之先生出於迫切深可憫

笑古之學者不憚斷臂刳眼以求道今若但畏一笑而止則過矣某齠齔好道本不欲婚宦爲父兄所強一落世網不能自遁然未嘗一念忘此心也今遠竄荒服負罪至重無復歸望杜門屏居寢飯之外更無一事胸中廓然實無荆棘竊謂可以受先生之道故託里人任德公親致欵懇古之至人本不恪惜道術但以人無受道之質故不敢輕付之某雖不肖竊自謂有受道之質三謹令德公以授程德孺表弟令之有素今尤哀之想見聞此欣然拊掌盡發其秘也幸不惜辭費詳作一書付德公以授程德孺表弟令專遣人至惠州路遠難於往返咨問幸與軾盡載首尾勿留後段以俟憤悱也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成梨棗者亦望不惜分惠迫切之誠眞可憫笑矣夫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況書乎然先生筆端有口足以形容難言之妙而軾亦眼中無障必能洞視不傳之意也但恨身在謫籍不能千里踵門北面摳衣耳昔葛稚川以丹砂之故求句嶲令先生倘有意乎嶠南山水奇絶多異人神藥先生不畏嵐瘴可復談笑一遊

則小人當奉杖屨以從矣。昨夜夢人爲作易卦。得大有上九。及覺而占之、乃郭景純爲許邁筮有元吉自天祐之之語。遽作此書。庶幾似之、

上王刑部書

伏審執事移使湖北、竊以江陵之地、實楚之故國、巴蜀甌越三吳之出入者、皆取道於是、爲一都會、其山川之勝、蓋歷代所嘗用武焉、其間吳蜀秦氏、尤悉力爭之、宋有天下、王師平高繼冲、至於降孟昶、下周保權、又皆出此、其人才之秀、風物之美、有屈宋伍禰之賦詠存焉、建節旄而使者、專有是土、其見倚之重爲吏之樂、豈細也、哉然執事處之、則未足賀、誠以執事之材力地望、宜進任於時、不宜任此、或者以謂蠻反。南方用兵、湖北、鄰也、宜擇人撫之、故以屬執事使誠有是議當出于廟堂、非愚所得知、所不敢臆定、所敢伏思者、人患材不足施或不得施、豈以位之彼此大小動吾意哉、固執事之所務也、當亦若是、肆吾力、充吾職而已、豈以位之彼此大小動吾意哉、固執事之所務也、

上荊公書

某頓首再拜、特進大觀文相公執事、近者經由、屢獲請見、存撫教誨、恩意甚厚、別來切計台候萬福、某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屨、老於鍾山之下、既已不遂、今來儀眞、又二十餘日、日以求田爲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來、見公不難也、向屢言高才敏過人、有志於忠義者某請以身任之、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講集醫藥、明練法律、若此類未易一一數也、才難之歎、古今共之、如觀等輩、實不易得、願公少借齒牙、使增重於世、其他無所望也　何等心事

上韓樞密書

某頓首上樞密侍郎閣下、某受知門下、似稍異於尋常人、蓋嘗深言不諱矣、明公不以爲過、其在錢塘時、亦蒙以書見及、語意親甚、自爾不復通問者七年于茲矣、頃聞明公入西府、門前書生、爲作賀啓數百言、軾輒裂去曰、明公豈少此哉、要當有輔於左右者、昔庾霸爲司徒、其故人嚴子陵以書遺之曰、君房足下、

位至台鼎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絶世以子陵爲狂以軾觀之非狂也方是時光武以布衣取天下功成志滿有輕人臣之心躬親吏事所以待三公者甚薄霸爲司徒奉法循職而已故子陵有以感發之今陛下之聖不止光武而明公之賢亦遠過侯霸某雖不用然有位於朝未若子陵之獨善也其得盡言於左右良不爲過今者貪功僥倖之臣勸上用兵於西北使斯言無有則天下之幸孰大於此不幸有之大臣所宜必爭也古今兵不可用明者計之詳矣明公亦必然之軾不敢復言

何等心神

上梅直講書

某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絶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

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名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寔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鄉之十餘年，聞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嘆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益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

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上韓太尉書　此書不切韓太尉而論西漢極是苦東漢諸君子論得未當也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以爲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不務大略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眞中膏肓）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子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爲不可動之計低回畏避以苟歲月而皆依放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爲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此二句正他口實）惡訐以爲直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勞而安於豢畜之樂終以不悟使其肩披股裂登於匹夫之俎豈不悲哉其後桓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欲樹人主之威權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容於朝廷故羣起於草野相與力爲險怪驚世之行使天下豪俊奔走於其門得爲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卿相之榮於是天

下之士囂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適於實效故其
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宮室之爲安而號呼奔
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
世必有簒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
世浸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公卿士大
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邪占之君子
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故其
在朝廷則士大夫皆自洗濯磨淬戮力於王事而不
敢爲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興也曾子
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爲阿附
苟容之事者則務爲倜儻矯異求如東漢之君子惟
恐不及可悲也已軾自幼時聞富公與太尉皆號爲
寬厚長者然終不可犯以非義及來京師而二公同
時在兩府愚不能知其心竊於道塗望其容貌寬然
如有容見惡不怒見善不喜豈古所謂大臣者歟夫
循循者固不能有所爲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
是以願見太尉得聞一言足矣太尉與大人最厚而
又嘗辱問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見

上富丞相書　起頗散漫

軾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說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萬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爲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戎之熾也、狄人乘間以跨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詞。是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棄其子、夫棄其妻、而自歸於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人而食之、旦旦而撫之。此百萬人者、出於溝壑之中、而免於烏鳶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使其子孫葬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於百世也。勇冠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士之生於世、如此亦足矣。今

也、處於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於天下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里之遠近、山川之險易、物土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奸僞險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滔昧懵悅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博學也。名爲天下之賢人而貴爲天子之宰、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無羨於功名而無畏於博學、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可以進說也、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官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交戒我、猶以爲未也、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夫衛武公惟居于至足而日以爲不足、故其沒也、謚之曰睿聖武公、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進說者亦何必其間之入哉不然、軾將誦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夫天下

之小人所爲奔走輻湊于大人之門而爲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而獨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於大人之門古之聖人唯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爲非偏則莫冇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責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爲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爲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爲過物之操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於貧公良孺勇而至於鬬曾子孝而徇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爲介直而天下不以爲訐剛健而不爲強敦厚而不爲弱此明公之所得之於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誰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爲卓越之行而世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爲中道而務循於規矩士之矯飾

力行爲異者衆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於世俊悍之才非眞才也而有用於天下此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俊悍之才舉不敢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不純而獲罪於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或由此也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在雖其狂獷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范公亦躬爲詭特之操以振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爲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軾也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制舉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爲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略幸甚

上曾丞相書　翻案妙妙

軾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奇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爲異衆之行而其出

也莫不爲怪詭之詞比物引類以搖撼當世理不可化則欲以勢劫之將以術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爲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淵絶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爲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詞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爲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爲明君衛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爲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說彼是相拒而不得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急而其詞夸也鬻千金之璧者不之於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之嘆嘆嗷嗷焉自以爲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強觀之則其所鬻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下後世者亦安以求爲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而

有動於其目者、彼將蹇疾行而樓取之故凡皇皇汲汲者、舉非吾事也、昔者嘗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缺然、常若不足、安於小官、而樂于恬淡、方其在大學之中、衣縕飯糗、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可抑、貴爲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錙銖、其度量宏達、至于如此、此其尤不可以夸詞而急扣者也、軾不佞、自爲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爲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難於遍萬物之理、故不遍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已好則好之、已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輒至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謬以其名聞、竊以爲與於此者、皆有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亦有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爲之先、

應制舉上兩制書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可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爲高、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爲差、昔者子思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吏、一呼於其門、則攝衣而從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操幣執贄、因門人以願交於下風、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苟以爲異而已、將以明乎聖賢之分、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攝衣而從之也、君子不以爲畏、而其閉門而拒之也、君子不以爲傲、何則其分定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矣、子思孟軻不可以人人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賢之分、二者要以不可不知也、世衰道喪、不能深明於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得其處、故其道兩亡、今夫軾、朝生於草茅塵土之中、而夕與於州縣之小吏、其官爵勢力、不足較於世、亦明矣、而諸公之貴、至與人主揖讓周旋而無間、大車駟馬、至於門者、逡巡而不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以賓客之禮、見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然、當世之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朝廷之上、不

以其疎賤而使奏其猖狂之論、軾亦自忘其不肖、而以爲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之、政者也、其才雖不足以應幾於聖賢之間、而學其道、治其言、則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踽踽然而來、仰不知以施於此也、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衰也、時人莫不苟媮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柔懦而謹畏、故君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夫時者、豈其所自爲邪、王公大人實爲之、軾將論其時之病而以爲其權在諸公、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公之所惡、天下莫不惡、故軾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於下執事、其一曰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此二者時之大患也、何謂用法

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則人行其
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
意從事而不困於繩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亦易以
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
法之知故雖賢者所爲要以如法而止不敢於法律
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法則法爲虛器法勝人則人
爲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今自一命
以上至於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爲稱其職拱手而任
法曰吾豈得自由哉法既大行故人爲備位其成也
其敗也其治也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
弊豈不亦甚矣哉昔者漢高之時留侯爲太子少傅
位於叔孫之後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爲諸侯相天
下有緩急則功臣左遷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懽
不以法而相持也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
於自疑自疑生於多私惟天下之無私則能以法律
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則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間
奸臣執政政以賄成德宗發憤而用常袞袞一切用
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然天下否塞賢愚不分君子

不以爲能也崔祐甫爲相不至期年而除吏八百多其親舊或者以爲譏祐甫曰不然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顧其所用如何爾君子以爲善用法今天下泛泛焉莫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也何謂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昔者聖人之爲天下使人各致其能以相濟也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堯舜之時而伯夷后夔稷契之倫皆不過名一藝辦一職以盡其能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夔不敢自與於知禮而契不敢自任於播種至於三代之際亦各輸其才而安其習以不相犯躐凡書傳所載者自非聖人皆止於名一藝辦一職故其藝未嘗不精而其職未嘗不舉後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於漢其君子各務其所長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宣之際自公孫魏邴以下皆不過以一能稱於當世夫人各有才才各有小大大者安其大而無忽於小小者樂其小而無慕於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所長及至後世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倏心恥以一藝自名而欲盡天下之能事是故喪其所長而

至於無用、今之士大夫、其實病此也、仕者莫不談王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追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因以不舉、學者莫不論天人、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許太高、而措意太廣、太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於天下、而事不立、聽其言、則侈大而可樂、責其效、則汗漫而無當、此皆好名之過、深惟古之聖賢、建功立業、興利捍患、至於百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因循鹵莽、其故出於此二者歟、伏惟明公、才略之宏偉、度量之寬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煒燁、冠於一時、而振於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下奔走而趨之、則其慨時憂世之心、或有取於斯言也、軾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

上劉侍讀書

軾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陰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辨、能辨其小而不能辨

其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已大而物小於是乎受其至大而不爲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爲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爲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爲之蕩是氣也受之於天得之於不可知之間傑然有以蓋天下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位殺奪施與之權而天下環嚮而歸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敗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無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謂天幸者也夫幸與不幸君子之論不施於成敗之間而施於窮達之際故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焉往而不敗世之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軾非敢以虛辭而曲說誠有所見焉耳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於人則羣起而爭之天下無窮之利自一命以上至於公相其利可愛其塗甚夷設爲科條而待天下之擇取然天下之人翹足跋首而羣望之逡巡而不敢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遷一級者則衆指之矣遷者不容於下遷之者不容於上而

況其甚者乎、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執五寸之翰、書方尺之簡、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橫翔捷出、冠壓百吏而爲之表、猶以爲未也、而加之師友之職、付之全秦之地、地方千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不能有也、東障崤澠、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則古之秦昭王、商君自起之徒、所以建身殘民百戰而有之者也、奮臂而取兩制、不十餘年而天下不以爲速、非有汗馬之勞、米鹽之能、以擅富貴之美而天下不以爲無功、抗顏高議、自以無前而天下不以爲無讓、此其氣固有以大服於天下矣、天下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氣之過人者、則誰實辦之、軾遠方之鄙人、遊於京師、聞明公之風、幸其未至於公相而猶可以誦其才、氣之盛美而庶幾於知言、惜其將遂西去而不得從也、故請問於門下以願望見其風采、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　可觀可感

軾於門下、蹤迹絶踈、然私自揆度亦似見知於明公者、尋常無因緣、固不敢進次致書、今既有所欲言而又默默拘於流俗人之議以爲迹踈不當干說則是

謂明公亦如凡人拘於疎密之分者竊以爲不然故
輒有所言不顧惟少留聽軾於府中實掌理欠自今
歲麥熟以來日與小民結爲嫌恨鞭笞鏁繫與縣官
日得千百錢固不敢憚也彼實侵盜欺官而不以時
償雖日楚無愧然其間有甚足悲者或管押竹木風
水之所漂或主持糧斛歲久之所壞或布帛惡弱估
剝以爲虧官或糟滓潰爛紐計以爲實欠或未輸之
贓責於當時主典之吏或敗折之課均於保任干繫
之家官吏上下舉知其非辜而衰其不幸迫於條憲、
勢不得釋朝廷亦深知其無告也是以每赦必及焉
凡今之所追呼鞭楚日夜不得休息者皆更數赦遠
者六七赦矣問其所以不得釋之狀則皆曰吾無錢
以與三司之曹吏以爲不信而考諸舊籍則有事同
而先釋者矣曰此有錢者也嗟夫天下之人以爲言
出而莫敢逆者莫若天子之詔書也今詔書且已許
之而三司之曹吏獨不許是猶可忍邪伏惟明公在
上必不容此輩故敢以告凡四十六條二百二十五
人錢七萬四百五十九千粟米三千八百三十斛其

餘炭鐵器用材木冗雜之物甚衆皆經監司選吏詳定灼然可放者軾已具列聞於本府府當以奏奏且下三司議者皆曰必不報雖報必無決然了絶之命軾以爲不然往年韓中丞詳定放欠以爲赦書所放必待其家業蕩盡以至於干繫係人亦無孑遺可償者又當計赦後月日以實自今苟無所隱欺者一切除稱天子一切寬貸之意自今苟無所隱欺者一切除免不問其他以此知今之所奏者皆可放無疑也伏惟明公獨斷而力行之使此二百二十五家皆得歸安其蔡糗養其老幼日晏而起吏不至門以歌詠公之德亦使赦書不爲空言而無信者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可觀可感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爲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

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饑寒窮苦之狀、以爲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可、傷、可、痛、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姊、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既爲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饑寒、要不可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賻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繹學士當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斂衆人之賻、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爲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

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　可觀可感

史館相公執事軾到郡二十餘日矣民物椎魯過客稀少眞愚拙所宜久處也然災傷之餘民既病矣自入境見民以蒿蔓裹蝗重而瘞之道左纍纍相望者二百餘里捕殺之數聞于官者幾三萬斛然吏皆言蝗不爲災甚者或言爲民除草使蝗果爲民除草民將祝而來之豈忍殺乎軾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聲亂浙江之濤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爾望蕭然此京東餘波及淮浙者耳而京東獨言蝗不爲災將以誰欺乎郡已上章詳論之矣願公少信其言特與量蠲秋稅或與倚閣青苗錢疎遠小臣腰領不足以薦鈇鉞豈敢以非災之蝗上罔朝廷乎若必不信方且重復檢按則饑羸之民索之於溝壑間矣且民非獨病旱蝗也方田均稅之患行道之人舉知之稅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舊無所歸怨今乃用一切之法成於期月之間奪甲與乙其不均又甚於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歸矣今又行手實之法雖其條目委曲不一然大抵特告訐耳昔之爲天下者惡告訐之亂俗也故有不干己之法非盜及強姦不

得捕告其後稍稍失前人之意漸開告訐之門而今之法揭賞以求人過者十賞八九夫告訐之人未有非凶姦無良者異時州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然後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賞掊而用之豈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歟

上文侍中論強盜賞錢書　可觀

軾再拜軾備員偏州民事甚簡但風俗武悍特好強劫加以比歲薦饑椎剽之姦始無虛日自軾至此明立購賞隨獲隨給人用競勸盜亦斂迹準法獲強盜一人至死者給五十千流以下半之近有旨災傷之歲皆降一等既降一等則當復減半自流以下得十二千五百而已凡獲一賊告與捕者率常不下四五人不勝則爲盜所害幸而勝則凡爲盜者舉讎之其難如此而使四五人者分十二千五百以損其軀命可乎朝廷所以深惡強盜者爲其志不善張而不已可以馴致勝廣之資也由此言之五十千豈足道哉

上文侍中論權鹽書　可觀可感

留守侍中執事當今天下勲德俱高爲王上所倚信

望實兼隆爲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宏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朝廷遣使按視名周華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願效其愚頃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榷河北京東鹽河北與陝西皆爲邊防而河北獨不榷鹽此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爲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伏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爲輩特不爲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於他路一旦榷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榷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爲誤哉今議者曰吾

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戶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期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饑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況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將權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官課之不虧疎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爲本一錢爲利自祿吏購賞修築敖庾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爲況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

大於作始作俑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收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遲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已權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貴賣有司以爲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白今日始夫東北之蠻衣被天下蠻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爲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爲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爲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聽屈已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爲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

乎。

答黃魯直書

軾頓首再拜魯直教授長官足下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以爲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爲稱揚其名軾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卽人而人卽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爲然觀其文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爲人益詳意其超逸絶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濶疎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懷始不可勝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更臥病忽忽至今裁答甚緩想未深訝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眞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爲一笑

黃州上文潞公書　可觀可念

軾再拜孟夏漸熱恭惟留守太尉執事台候萬福承
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
絶口不言而金縢之書因事自顯眞古今之異事聖
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敎一通行草
爛然使破甑敝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
獄疚生未分六親不相係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
顧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爲已見絶於
聖賢不得復爲君子乎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
也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終莫能決輒復強顏忍恥
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卜於左右遽屏還答恩
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
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灑然知其不肖之軀未忍
之間猶可以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
謝子產也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
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
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
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
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

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爲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爲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遜因之以饑饉恐其憂不止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軼而此書本以爲故紙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惘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於世既不復施行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即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碑

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汨沒、晚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況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舉世惟公一人、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嘻其甚矣之諫、不論他人、獨明公一見、以爲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世必有泰無人之嘆、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軾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黃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爲顏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迹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

坡仙集卷之五　終

坡仙集卷之六

書柬

與章子厚書　可觀可感

子厚參政諫議執事春初辱書尋遞中裁謝不審得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軾蒙恩如昨顧以罪廢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棄亦不欲頻通姓名今茲復陳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日聞沂州丞縣界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劫利國監又有闞溫秦平者皆猾賊往來沂兗間欲使人緝捕無可使者聞

沂州葛墟邨有程棐者家富有心膽其弟岳坐與李逢往還配桂州牢城棐雖小人而篤於兄弟常欲爲岳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喻使自效以刷門戶垢汙苟有成績當爲奏乞放免其弟棐願盡力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軾移湖州棐相送出境云公更留兩月棐必有以自效今已去奈何軾語棐但盡力不可以軾去而廢也苟有所獲當速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爲奏乞如前件也是歲七月二十七日棐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狀申告捕妖賊事如棐言不謬軾方欲具始末奏陳棐所以盡力者爲其弟也乞勘會其弟岳所犯如只是與李逢往還本不與其謀者乞賜放免以勸有功艸具未上而軾就逮赴詔獄遂不果發今者棐又遣人至黃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鞫治得實行法久矣蒙恩授殿直且錄其告捕始末以相示原棐之意所以孜孜於軾者凡爲其弟以曩言見望也軾固不可以復有言矣然獨念愚夫小人以一言感發猶能奮身不顧

以遂其言而軾乃以罪廢之故不爲一言以負其初心獨不愧乎且其弟岳亦豪健絕人者也徐沂間人驚勇如棐岳類甚衆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即作賊耳謂宜因事勸奬使皆欵豔捕告之利懲創爲盜之禍庶幾少變其俗今棐必在京師參班公可自以意名問其始末特爲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校鎭將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緝捕其才用當復過於棐也此事至微末公執政大臣豈復治此但棐於軾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效者以軾爲不食言也今既不可言於朝廷又不一言於公是終不言矣以此愧於心不能自已可否在公獨願秘其事毋使軾重得罪也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鼎山積三十六冶器械所產而兵衞微寡不幸有猾賊十許人一呼其間吏兵皆棄而走耳散其金帛以嘯名無賴烏合之衆可一日得也軾在郡時常令三十六冶每戶點集冶夫數十人持刼刀槍每月兩衙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而已此地蓋常爲京東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因程棐

事、輒復及之、

答李端叔書　可觀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闊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奏太虛輩語、眞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歜羊棗未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衆口大不可也、軾少季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讀讀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眞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倏蟲時鳥自

嗚自已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
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
艸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
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
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
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
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季以來所爲多其
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
其情取其藥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

答秦太虛書　可觀可喜妙妙

軾寓居粗遣但舍弟初到筠州即喪一女子而軾亦
喪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鄉信堂兄中舍九月中
逝去異鄉衰病觸目悽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見
喻中間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
季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謫居無事
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
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太虛
他日一爲仕宦所縻欲求四十旬日閑豈可復得耶

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莘老未嘗得書知未暇通問程公闢須其子屢中哀詞軾本自求作今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墻今後仍復衮衮多言矣初到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仍以黃櫼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庾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峴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爲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郵酒亦自醇釅柑橘柹栘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豬牛麞鹿如土魚蟹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既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讀至此

想見掀髯一笑也、

答陳師仲書　可觀可喜妙妙

自得罪後、雖平生厚善、有不敢通問者、足下獨犯衆人之所忌何哉、及讀所惠詩文、不數篇、輒掬掌太息、此自世間奇男子、豈可以世俗趣舍量其心乎、詩文皆奇麗、所寄不齊、而皆歸合於大道、軾又何言者、其間十常有四五見及、或及舍弟、何相愛之深也、處世齟齬、每深自嫌惡、不論他人及見足下輩猶如此、輒亦少自赦、詩能窮人、所從來尚矣、而於軾特甚、今足下獨不信、建言詩不能窮人、爲之益力、其詩曰已工、其窮始未可量、然亦在所用而已、不區區手之藥、或以封、安知足下不以此達乎、人生如朝露、意所樂則爲之、何暇計議窮達、云能窮人者、固謬、云不能窮人者、亦未免有意於畏窮也、江淮間人、好食河豚、每與人爭、河豚本不殺人、嘗戲之、性命自子有、美則食之、何與我事、今復以此戲足下、想復千里爲我一笑也、軾於錢塘人、有何恩意、而其人至今見念、軾亦一歲、率常四五夢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謂前緣者、在杭州、

嘗遊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故詩中嘗有前生已到之語、足下主簿、於法得出入、當復縱游如軾在彼時也、山水窮絕處、往往有軾題字、想復題其後、

答畢仲舉書

軾啓、奉別忽十餘季、愚瞽頓仆、不復自比於朋友、不謂故人尚爾記錄、遠枉手教存問甚厚、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不可言、羅山素號善地、不應有瘴癘、豈歲時適爾、既無所失亡、而有得於齊寵辱忘得喪者、是天相子也、僕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長者所教、以觸罪罟、然禍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論巧拙也、黃州濱江帶山、既適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須、亦不難致、早寢晚起、又不知所謂禍福果安在哉、偶讀戰國策、見處士顏蠋之語、晚食以當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菜羹菽黍、差饑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既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所云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爲閑居之賜甚厚、佛書舊亦嘗看、但閭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

麤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艸、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趣然玄悟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爲至矣、而鄙僕所言爲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豬肉也、豬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豬肉、實美而眞飽也、不知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耶、爲出生死趣三乘、遂作佛乎、抑尚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爲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爲獻、來書云處世得安穩無病、麤衣飽飯、不造冤業、乃爲至足、三復斯言、感嘆無窮、世人所作、舉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刑殺無罪、取非其有、然後爲冤業也、無緣面論、以當一笑而已、

與朱鄂州書　可觀

軾啓、昨日武昌寄居王殿直天麟見過、偶說一事、聞之酸辛、爲食不下、念非吾康叔之賢、莫足告語俗人區區、了眼前事、救過不暇、豈有餘力及此度外事乎、

天麟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少女多鯁夫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恐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蘇有神仙鄉百姓石揆者連殺兩子去歲夏中其妻一產四子楚毒不可堪恐母子皆斃報應如此而愚人不知創艾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食之類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無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輒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愛天性故在特牽於習俗耳聞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爲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鄂人戶知之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季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各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行使歸轉以相語仍錄條粉壁曉示且立賞各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鄰保家財充若客戶則及其地主婦人懷孕經涉歲月鄰保地主無不知者若後殺之

其勢足相舉、覺容而不告、使出賞固宜、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誘諭地主豪戶、若實貧甚、不能舉子者薄有以賙之、人非木石、亦必樂從、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佛言殺生之罪、以殺胎卵爲最重、六畜猶爾、而況於人、俗謂小兒病爲無辜、此眞可謂無辜矣、悼耄殺人猶不疚、況無罪而殺之乎、公能生之於萬疚中、其陰德十倍於雪活壯夫也、昔王濬爲巴郡太守、巴人生子、皆不舉、濬嚴其科條、寬其徭役、所活數千人、及後伐吳、所活者、皆堪爲兵、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汝、汝必疚之、古之循吏、如此類者非一、居今之世而有古循吏之風者、非公而誰、此事特未知耳、軾向在密州、遇饑季、民多棄子、因盤量勸誘米、得出剩數百石、別儲之、專以收養棄兒、月給六斗、比暮季、養者與兒、皆有父母之愛、遂不失所、所活亦數十人、此等事、在公如反手耳、

答李鷹書

軾頓首、先輩李君足下、別後遞中得二書、皆未果答、
專人來、又辱長牋、且審比日孝履無恙、感慰深矣、惠
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
冗、後當稍收斂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
增、當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
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
爲人、至論褚遂良不譖劉洎、太子瑛之廢緣張說、張
巡之敗緣房琯、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
而無人君大略、皆舊史所不及、議論英發、暗與人意
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實跋尾、益
復慨然、然足下欲僕別書此文入石、以爲之翰不朽
之託、何也、之翰所立於世者、雖無歐陽公之文可也、
而況欲託字畫之工以求信於後世、不以陋乎、足下
相待甚厚、而見譽過當、非所以爲厚也、近日士大夫、
皆有僭侈無涯之心、動輒欲人以周孔譽己、自孟軻
以下者、皆憮然不滿也、此風始不可長、又僕細思所
以得患禍者、皆由名過其實、造物者所不能堪與無
功而受千鍾者、其罪均也、深不願人造作言語、務相

粉飾以益其疾足下所與游者元聿讀其詩知其爲
超然奇逸人也緣足下以得元君爲賜大矣唐論文
字不少過煩諸君寫錄又以見足下所與游者皆好
學喜事甚善甚善獨所謂未得名世之士爲志文則
未葬者恐於禮未安司徒文子問於子思喪服既除
然後葬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季之喪未葬服不變除
何有焉昔晉溫嶠以未葬不得調古之君子有故不
得已而未葬則服不變官不調今足下未葬豈有不
得已之事乎他日有名世者既葬而表其墓何患焉

答張文潛書

頓首文潛縣丞張君足下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
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
爲不如其爲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爲人故汪
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
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常欲以警發憒憒者而或者
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始見吾善者機也文字之
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
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已自孔子不能使人

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季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輩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大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

答謝民師書　可觀

軾啓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季不敢復齒搢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詞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景能使是物了然

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乎是之謂詞達詞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楊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琱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琱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琱蟲乎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至言

答劉沔都曹書

軾頓首都曹劉君足下蒙賜書教及編錄拙詩文二十卷軾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于世亦以此取疾于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爲瘖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鳥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掇拾編綴略無遺者覽之慙汗可爲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幸眞僞相半又多爲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眞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爲

工、以軾觀之、拙于文而陋于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略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問答、皆賦矣、而統謂之敘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儇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玄獨知之、范曄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卓已亡、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尚無恙也、而其詩乃云、以卓亂故、流入于胡、此豈眞琰語哉、其筆勢乃効建安七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僞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奧、有作者風氣、知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軾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刳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季兄龍圖公之有後也、故勉作報書、慇慇不宣、

與章子厚書

某自得罪以來不敢復與人事雖骨肉至親未肎有一字往來忽蒙賜書存問甚厚憂愛深切感嘆不可言也恭聞拜命與議大政士無賢不肖所共慶快然某始見公長安則與相識云子厚奇偉絕世自是一代異人至于功名將相乃其餘事方是時應某者皆憮然今日不獨爲足下喜朝之得人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某所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以一二數也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覆甚苦而某強狠自用不以爲然及在囹圄中追悔無路謂必死矣不意聖主寬大復遣視息人間若不改者某眞非人也來書所云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時終不以一眚見廢此乃有才之人朝廷所惜如某正復洗濯瑕垢刻磨朽鈍亦當安所施用但深自感悔一日百省庶幾天地之仁不念舊惡使保首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足矣某昔季粗亦受知于聖主使少循理安分豈有今日追思所犯眞無義理與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無異方其病作不自覺知亦窮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慚耳而公乃疑其再犯豈有此理哉然異

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眞與世俗異矣黃州僻陋多雨氣象昏昏也魚稻薪炭頗賤甚與窮者相宻然某平生未嘗作活計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隨手輒盡而子由有七女債負山積賤累皆在渠處未知何日到此見寓僧舍布衣蔬食隨僧一餐差爲簡便以此畏其到也窮達得喪粗了其理但祿廩相絕恐季載間遂有饑寒之憂不能不少念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置安能預爲之愁煎乎初到一見太守自餘杜門不出閑居未免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

與孫運句書

其啓脾能母養餘臟故養生家謂之黃婆司馬子微著天隱子獨教人存黃氣入泥丸能致長生太倉公言安穀過期不安穀不及期以此知脾胃完固百疾不生近見江南老人季七十二狀貌氣力如四五十人問其所得初無異術但云平生習不飲湯水耳常人日飲數升吾日減一合今但沾唇而已脾胃惡濕

飲少胃強氣盛液行自然不濕雖冒暑遠行亦不念水此可謂至言不繁聞曼叔比得腫疾皆以利水藥去之中季以後一利一衰豈可數乎當及今無病時力養胃氣若土能制水病何由生陳彥升云少時得此病服商陸防已之類皆不效金液丹灸臍下乃愈此亦固胃助陽之意也但少火力外物不如江南老人之術耳薑橘辣藥例能張肺多爲腫媒不可服有書以告之爲佳也

與李方叔書

可觀可歎

某頓首方叔先輩足下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及于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爲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才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

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某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爲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季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某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某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齎祿砥世、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其可乎、近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汨沒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

與葉進叔書

此等人如何與說此言

進叔足下、僕猶介寡合之人也、足下望其貌而壯其氣、聆其語而知其心、握手見情素、交論古今、歡然若將與之忘季焉、僕不自知何爲而得此於足下也、前日南歸、艸艸不能道一辭、到家秋氣已高、窻戸蕭條、思與足下談笑之樂、恍乎若相從於夢中、既覺而不

知臥於虛榻也、行日嘗辱贈言、意勤辭直、讀之使人惻惻動心、足下之所以知僕心者至矣、所以責善於朋友者亦至矣、而又凡所以爲至之中、有所不至者、僕得以盡之焉、僕聞有自知之明者、乃所以知人、有自達之聰者、乃所以達物、自知矣、可以無疑矣、而徇人、則疑於人、自達矣、可以無蔽矣、而徇物、則蔽於物、今足下自知自達、而無可疑可蔽矣、豈僕所以得人與物之說耶、至以謂僕之交不能把臂服膺以示無間、凡此者、非疑非蔽也、乃僕所以爲狷介寡合者夫、投規於矩、雖公輸不能使之合、何則、方圓者殊也、雖宮以羽、雖師曠不能使之一、何則、緩急者異也、對辯以訥、遇剛以柔、雖君子不能以無爭、何則、所性所操之不同也、足下聰明過人、無世事不通、獨不知物理之有參差者乎、脅張籍貽韓愈之書、責愈以商論文字、不能下氣、夫以退之而未免、剔其下者乎、雖然、亦思而改之耳、恐足下未審此、聊復以書、

可憐

答舒堯文書

有趣

午睡昏昏、使者及門、授教及詩、振衣起觀、頓爾醒快、

若清風之來、得當之也、大抵詞律莊重、敘事精緻、要非囂浮之作、笞先零侵漢西疆、而趙充國請行、吐谷渾不貢于唐、而文皇臨朝嘆息、思起李靖爲將、乃知老將自不同也、晉師一勝城濮、則屹然而霸、雖齊陳大國、莫不服焉、今日魯直之於詩是已、公自於彼乞盟可也、奈何欲爲兩屬之國則犧牲玉帛、焉得而給諸、不敢當、即承來命、少資嗢噱、

答孫志康書　可感

自春末聞訃、悲愕不已、自惟不肖、得交於父子間有季矣、即日奉疏、少通哀誠、不獨海上無便、又聞志康從西路迎護、莫知往還的耗、故因循至今、遂辱專使、手書累幅、愧荷深矣、竊承已畢大事、營辦勤苦、何以堪任、即日孝履支持、頃慰所望、誌文實錄、讀之感嘆、自聞變故、即欲撰哀詞、以表契義萬一、不知齎里之詳、今復覩此文、旦夕當下筆、然不願傳出、雖志康亦不以相示、藏之家笥、須不肖啓手足日、乃出之也、自惟無狀、百無所益于故舊、惟文字庶幾不與艸木同腐、故決意爲之、然決不敢相示也、志康必識此意、千

萬勿來索看也師是此人甚奇斯人亦可人也哉某
謫居已逾季諸況粗遣禍福苦樂念念遷逝無足留
胸中者又自省罪戾久積理應如此實甘受之今者
北歸無日因遂自謂惠人漸作久居計正使終焉亦
何所不可志康聞此言可以不深念哉玳瑁藥合見
遺乃吾介夫遺意謹炷香拜受志康所惠布蜜藥果
等一一捧領海上窮陋又謫居貧病乃無少物報謝
慙負無量見戒勿與人詩文謹佩至言如見報出都
日所聞虛實不可不知勿以告人也舍弟筠州甚安
時得書見姪輩或在陳或在許下兩兒子在宻與某
與幼子過在茲明季長子邁當挈他一房來此指射
差遣因般過房下來見愛之深恐要知其詳示諭開
歲來此相聚雖爲厚幸然竄逐中唯欲親故謝絕爲
孤寂可憐者則孤老猶可以粗安若志康人所指目
者而乃不遠千里相求此重增某罪戾也千萬寢之
切告切告李太伯雖前輩不相交往然敬其人欲作
集引亦終不傳出也承諭世膺可爲聚其訃後文集
異日示及當與志康商議少加刪定乃傳世也斯人

既無後吾輩當與留意李文叔書已領諸兒子爲學頗長進自宏與寄詩文來甚可觀此等辱雅遊最舊故輒以奉聞然不敢令拜狀無益徒煩報答也

與李方叔

承示諭長安君偶患臂痛不能舉某於錢塘武朝議處傳得一方云其初本施渥寺丞者因寓居京師甜水巷見乞兒兩足拳捺屐子行渥嘗以飲食錢物遺之凡期季不衰尋赴任數季而還復傞曩居則乞兒已不見矣一日見於相國寺前行傞如飛渥就問之則曰遇人傳兩藥方服一料已能歩耳服之立效其後已傳數人皆神妙但手足上疾皆可服不拘男子婦人秘之秘之其方元只是王氏博濟方中方但人不知耳博濟誤以虎脛爲虎腦便請長安君合服必驗朝雲者妖于惠州久矣別後學書頗有楷法亦學佛法臨去謁六如偈以絕葬之惠州棲禪寺僧作亭覆之榜曰六如亭最荷夫人垂顧故詳及之

與彥正判官　趣

古琴當與響泉韻磬並爲當世之寶而鏗金瑟瑟遂

蒙輟惠報賜之間、赧汗不已、又不敢遠逆來意、謹當傳示子孫、永以爲好也、然某素不解彈、適紀老枉道見過、令其侍者快作數曲、拂歷鏗然、正如若人之語也、試以一偈問之、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錄以奉呈、以發千里一笑也、

與溫公

某啓、趋然之作、不惟不肖附託以爲寵、遂使東方陋州、爲不朽之盛事、然所以奬與則過矣、久不見公新文、忽領獨樂園記、誦味不已、輒不自揆、作一詩、聊發一笑耳、彭城嘉山水、饒魚蟹、爭訟寂然、盜賊衰少、聊可藏拙、但朋遊濶遠、舍弟非久赴任、益岑寂矣、謫居窮僻、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之耗、不審邇日寢食何如、某以愚暗獲罪、咎自已招、無足言者、但波及左右、爲恨殊深、雖高風偉度、非此細故所能塵垢然、某思之不啻芒背、爾寓居去江無十步、風濤烟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雖有窘乏之憂亦布褐藜藿而已、

與魯直

黿君寄騷、細看甚奇、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已意微箴之、凡人文字、務使平和、至足餘、溢爲奇怪、蓋出於不得已爾、黿文奇怪似差早、然不可直云耳、非謂其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爲朋友講磨之語、乃宏、不知公謂然否、

又　趣

有姪壻王郎名庠、榮州人、文行皆超然、筆力有餘、出語不凡、可收爲五百黨也、自眉蜀遣人來惠云、魯直在黔、決當往見、求書爲先容、嘉其有奇操、故爲作書、然舊聞太夫人多病、未易遠去、謾爲一言、眉山有程遵晦者、亦奇士、文益老、王郎蓋師之、此兩人者、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爲親、又欲往求魯直、其窮始未易瘳也、

與陳傳道　可想

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欲毀其板、矧欲更令人刊耶、當俟稍暇、盡取舊詩文存其不甚惡者爲一集、以公過取其言、當令錄一本奉寄、今所示者、不惟有脫誤、其間亦有他人文也、知日課一詩甚善、此枝、

雖高才非甚習不能工也聖俞昔嘗如此某近絕不作詩蓋有以非面莫究獨神道碑墓誌數篇爾碑蓋被旨作而誌文以景仁丈世契不得辭欲寫呈文多無暇聞都下已刊板想即見之也某頃伴虜使頗能誦某文以此知虜中皆有中原文字故爲此碑謂富公碑也欲使虜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　忠哉

與王敏仲　有趣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與諸子死即葬于海外庶幾延陵季子嬴博之義父既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此外燕坐寂照而已所云途中邂逅意謂不如其已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故覼縷此紙以代面別

與鄭靖老　趣

某見張君俞乃始知公中間亦爲小人所捃摭令史以下固不知退之諱辯也而卿貳等亦爾耶進退有命豈此輩所制知公奇偉必不經懷也某鬚髮盡白

然體力元不減舊、或不即死、聖恩汪洋、更一赦、或許歸農、則帶月之鋤、可以對秉也、本意專欲歸蜀、不知能遂此計否、蜀若不歸、即以杭州爲佳、朱邑有言、子孫奉祠我、不如桐鄉之民、不肖亦云、然外物不可必、當更臨事隨宜、但不即死、歸田可必也、公欲相從於溪山間、想是眞誠之願、水到渠成、亦不必預慮也、此生眞同露電、豈通把玩耶、

與滕達道　趣

示諭宜甫夢遇、於傳無有、某聞見不廣、何足以質、然冷煖自知、殆未可以前人之有無爲證也、自聞此事、而士大夫多異論、意謂中塗必一見、得相參扣、竟不果此意、衆生流浪火宅、纏繞愛賊、故爲饑火所燒、然其間自有燒不着處、一念清淨、便不服食、亦理之常、無足怪者、方其不食、不可強使食、猶其方食、不可強使之不食也、此間何必生異論乎、願公以食不食爲旦暮、以仕不仕爲寒暑、若以不食爲勝解、則與異論者、相去無幾矣、不罪不罪、某好携具野飲、欲問公求紅朱累子、兩卓二十四隔者、極爲左右費、然遂成藉

艸之樂爲不淺也有便望頒示悚息悚息某感時氣臥疾逾月今已全安但幼累更臥尚紛紛也措道人名世昌縣竹人多藝然可閑攷驗亦足以遣懣也畱此幾一季與之稍熟恐要知之

與李之儀

某以囊裝罄盡而子由亦久困無餘故欲就食淮浙已而深念老境知有幾日不可復作兩處又得子由書及見教語尤切已決歸許下矣但須少畱儀眞令兒子往宜興刮制變轉往還須月餘約至許下已七月矣去歲在廉州託孫叔靜寄書及小詩達否叔靜云端叔一生坎坷晚節益牢落正賴魚軒賢德能委曲相順適以忘百憂此豈細事不爾人生豈復有佳味乎叔靜相友想得其詳故輒以奉慶忝契不罪

與康公操都官

某稔聞才業之美尚淹擢用向承非罪被移衆論可怪賢者處之想恬適也希聲久不得書承示諭方知得蜀州應甚慰意二浙處處佳山水守官殊可樂鄉人之至此者絕少舉目無親故而杭又多事時投餘

隙、輒出訪覽、亦自可卒歲也、東陽自昔勝處、見劉夢得有三伏生秋之句、此境猶在否、未知會晤之日、但有企詠、

與周開祖　趣

某忝命、皆出獎借、尋自杭至吳興、見公擇而元素子野、孝叔、令舉、皆在湖、燕集甚盛、深以開祖不在坐爲恨、別後每到佳山水處、未嘗不懷想談笑、出京北去、風俗既椎魯、而游從詩酒如開祖者、豈可復得、乃知向者之樂、不可得而繼也、今舉特來錢塘相別、遂見送至湖、久在吳中、別去眞作數日惡然、詩人不在大家、省得三五十首唱酬、亦非細事、

與鮮于子駿　趣

忝厚眷、不敢用啓狀、必不深訝、所惠詩文、皆蕭然有遠古風味、然此風之亡也久矣、欲以求合世俗之耳目、則踈矣、但時獨於閑處開看、未嘗以示人、蓋知愛之者絕少也、所索拙詩、豈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却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于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

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爲節、頗壯觀也、
寫呈取笑、

答范蜀公　有廻

承別紙示諭麴蘗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公欲哀而救者、小子何人、固不敢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爲城池、操詩書以爲干楯、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雖公盛德小子亦未知勝負所在、願公宴坐靜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惑之性、安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猶不立彼復何依、雖黃面瞿曇亦須斂衽而況學之者耶、聊復信筆、以發公千里一笑而已、

與王慶源　廻

竄逐以來、日欲作書爲問、舊既懶惰加以閑廢、百事不舉、但慙怍而已、卽日體中何如、眷愛各佳、某幼累益安、但初到此喪一老乳母七十二矣、悼念久之、近亦不復置懷、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雲濤接天、扁舟艸屨放浪山水間、客至多辭以不在、往來書疏如山不復答也、此味甚佳、生來未嘗有此、適知之

免憂、

與李公擇　可觀可感

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石心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憐、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必不爾、出于相愛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雖懷欠壞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爲訴病也、

與蔡景繁　黃州

妻子無幾見而雲藍小袖輒生子

凡百如常、至後杜門壁觀、雖妻子無幾見、況他人也、然雲藍小袖者、近輒生一子、想聞之一拊掌、惠及人參、感感、海上奇觀、恨不與公同遊、東海縣一帆可到、聞益奇瑋、曩恨不一往也、前日親見許少張暴卒、數日間、又聞董義夫化去、人命脆促、眞在呼吸間耶、益令人厭薄世故矣、少張徒步奔喪、死之日、囊橐罄然、始無以斂、其弟麻城令尤貧、云無寸壠可歸、想公聞

之悽惻也料朝廷亦憐之如公言重可爲一言否輒此僭言不深譴否

與王元直　趣

黃州眞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如郎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上弄水桃菜便過一日每見一郎報須數人下獄得罪方朝廷綜核名實雖才者猶不堪其任況僕頑鈍如此其廢棄固宜但有少望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一僕與子衆丈楊宗文之流往來瑞艸橋夜還何郵與君對坐莊門嗅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存道奄忽使我至今酸辛其家亦安在人還詳示數字

答趙昶晦之　趣

性喜寫字而怕作書親知書問動盈篋笥而終歲不答對之太息而已乃知剖符南徼賢者處之固不擇遠近劇易剔風土舊諳習而兵與多事適足以發明利器示諭處患難不戚戚只是愚人無心肝耳與鹿豕木石何異所謂道者何曾夢見舊收得蜀人蒲永昇山水四軸亦近歲名筆其人已亡矣聊致齋閣不

罪逸遺藤既美風土又少訴訟優游卒歲又復何求
某亦甚樂此安土忘懷如一黃人元不出仕而已

答賈耘老　廼甚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滕元發以扁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箇沒興底張鎬相公見時且爲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云用之則爲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病叟耳

又　廼甚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鎚適有人致嘉酒遂獨飲一盃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爲作怪石古木一紙每遇饑時輒以開看還能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答李方叔

承示新文如子駿行狀丰容雋狀甚可貴也有文如此何憂不達相知之久當與朋友共之至于富貴則

有命矣非綿力所能必致姑務安貧守道使志業益充自當有獲鄙言拙直久乃信爾照察幸甚

與楊元素　趣

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于必得耳公必聞其略蓋爲臺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爲隨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始於此然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老兄相知之深恐願聞之不須爲人言也

與趙德麟

明守一書託爲致之肯王大覺禪師仁廟舊所禮遇嘗見御筆賜偈頌其略云伏覩大覺禪師其敬之如此今聞其困於小人之言幾不安其居可歎可歎太守聰明老成必能安全之願公因語款曲一言正使凡僧猶當以仁廟之故加禮而況其人道德文采雅重一時乎此老今年八十二若不安全當使何往恐朝廷聞之亦未必喜也某方與撰宸奎閣記旦夕附去公若見此老且爲致意

與吳子野

文公廟碑近已寄去、潮州自文公未到、則已有文行之士、如趙德者、益風俗之美久矣、先伯父與陳文惠公相知、公在政府、未嘗一日忘潮也、云潮人雖小民亦知禮義、信如子野言也、碑中已具論矣、然謂瓦屋始於文公者則恐不然、嘗見文惠公與伯父書云、嶺外瓦屋、始於宋廣平、自爾延及支郡、而潮尤盛、魚鱗鳥翼、信如張燕公之言也、以文惠書考之、則文公前已有瓦屋矣、傳莫若實、故碑中不欲書此也、察之、

荅王定國　頼州

辱書感慰、詬焰已熄、端居委命甚善、然所云百念灰滅、萬事懶作、則亦過矣、丈夫功名、在晚節者甚多、定國豈愧古人哉、某未嘗求事、但事來、即不以大小爲之、在杭所施、亦何足道、但無愧怍而已、過蒙示諭慙汗、若使定國居此、所爲當更驚人、亦豈特止此而已、本州職官董華、密人、能具道政事、歎服不已、但恨公命未通爾、靜以待之、勿令中塗齟齬、自然獲濟、如國手碁不須大段用意、終局便須贏也、

與佛印禪老

收得美石數百枚、戲作怪石供一篇、以發一笑、開却此例、山中齋粥、今復何憂、想復大笑也、更有野人於墓中得銅盆一枚、買得以盛怪石、并送上結緣、

答參寥

去歲倉卒離湖、亦以不一別太虛參寥爲恨、罨語于僧官、不識能道否、到黃已半季、朋游常少思念公不去心、懶且無便、故不奉書、遠承差人致問、殷勤累幅、所以開諭奬勉者至矣、僕罪大責輕、謫居以來、杜門念舊而已、雖平生親識、亦斷往還、理固宜爾、而釋老數公、反復千里致問情義之厚、有加於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風、果在世外也、見寄數詩、及近編得一詳味、洒然如接清顏、聽軟語也、比已焚筆硯、斷作詩、故無緣屬和、然時復一開、以慰孤寂、幸甚、筆力愈老健清熟、過於向之所見、此於至道、殊不相妨、何爲廢之邪、更當磨礱、以追配彭澤、

與大覺禪師璉公　杭倅

人至辱書、伏承法候安裕、傾向傾向、昨奉聞欲捨禪

月羅漢非有他也先君愛此畫私心以爲捨施莫如
捨所甚愛而先君所與厚善者莫如公又此畫頗似
靈異累有所覺於夢寐不欲盡談嫌涉怪爾以此益
不欲於俗家收藏意只如此而來書乃見疑欲換金
水羅漢開書不覺失笑近世士風薄惡動有可疑不
謂世外之人猶復爾也請勿復談此某比乏人可令
齎去兵卒之類又不足分付告吾師差一謹幹小師
齎籠伏來迎取并古佛一軸亦同捨也錢塘景物樂
之忘歸舍弟今自陳州得替當授東南幕官冬初恐
到此亦未甚的詩筆計益老健或借得數首一觀足
幸到此亦有拙惡百十首閑暇當錄寄也

答水陸通長老　密州

近過蘇臺不得一見而別深爲耿耿專人來辱書且
喜法履清勝某到此旬日郡僻事少足養衰拙然城
中無山水寺宇朴陋僧麤野復求蘇杭湖山之遊無
復髣髴矣何日會集慰此牢落

答金山寶覺禪師

去歲赴官迫於程限不能枉舟一別中流縱望雲山

杳然有不可及之嘆既渡江遂蒙輕舟見餞復得笑語一餉之樂暫荷之懷始不可勝言別來因循未及奉書專人至辱教累幅慰喻反復讀之爽然如對妙論至游堂記即當下筆遞中寄去近有後杞菊賦一首寫寄以當一笑

與參寥

別來思企不可言每至逍遙堂未嘗不悵然也爲書勤勤不忘如此仍審比來法體康佳感服兼至三詩皆清妙讀之不釋手且和一篇爲答所要眞贊尚未作來人又不敢久留知且伴太虛爲湯泉之遊甚善某開春乞江浙一郡俟見去處當以書奉約也要墨納兩笏皆佳品

答言上人

去歲吳興倉卒爲別至今耿耿遠辱不遺尺書見及感怍殊深比日法體佳勝劄翰愈精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脩竹古木每飲蚓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眞與武林舊游未易議

優劣也

答通禪師

謫居窮僻懶且無便書問曠絶故人不遺兩辱手教具審比來法體甚輕安感慰深至僕晚聞道照物不明陷于吏議愧我道友所幸聖恩寬大不卽誅極想亦大善知識法力冥助也祿廩既絶因而布衣蔬食於窮苦寂澹之中却粗有所得未必不是晚節微福兩書開諭周至常置座右也

答圓通秀禪師

聞名之久而得之詳莫如魯直亦如所諭也自惟潦倒遲暮五十終不聞道區區持其所有欲以求合於世且不可得而況世外之人想望而不之見耶不謂遠枉音問推予過當豈非醫門多病息黯補劓恃有良藥乎未脫罪籍身非我有無緣頂謁山門異日聖恩許歸田當畢此意也

答寶月大師

近遞中兩奉書必達新歲想法體康勝無緣集會悵望可量屢要經藏碑本以近日斷作文字意不欲作

既遠書丁寧又悟清日夜煎督遂與作得寄去如不
嫌罪廢即請入石碑額見令悟清持書往安州干滕
元發大字不知得否其碑不用花卉欄界只鎞書字
大藏經碑一行及撰人寫人姓名即古雅不俗切囑
切囑又有小字行書一本若有工夫更入一小橫石
亦佳黃州無一物可充信建茶一角子勿訝塵涜有
吳道子絹上畫釋迦佛一軸雖頗損爛然妙迹如生
意欲送院中供養如欲得之請示一書即爲作記并
求的便附去可裝在板子上仍作一龕子此畫與前
來菩薩天王無異但人物小而多耳

與開元明師

近過南都見致政太保張公公以所藏禪月羅漢十
六軸見授云衰老無復玩好而私家蓄畫像乏香燈
供養可擇名藍高僧施之今吾師遠來相別豈此羅
漢契緣在彼乎敬以奉贈亦太保公之本意也

與辯才禪師

某向與兒子竺僧名迨於觀音前剃落權寄緇褐去

歲明堂恩已奏授承務郎、謹與買得度牒一道、以贖此子、今附趙君齎納、取老師意、剃度一人、仍告於觀音前、略祝願過、悚息悚息、

又

某有少微願、須至仰煩、切料慈照、必不見罪、某與舍弟某、捨絹一百疋、奉爲先君霸州文安縣主簿累贈中大夫、先妣武昌郡太君程氏、造地藏菩薩一尊、并座及侍者二人、菩薩身之大小、如中形人、所費盡以此絹而已、若錢少、卽省鏤刻之工可也、乞爲指揮、選匠便造、造成示及、專求便船迎取、欲京師寺中供養也、煩勞神用、媿悚不已、

答聞復上人

辱書并詩、誦味不釋手、感慰之極、比日起居何如、示諭欲以高文發明儒釋、固所望於左右也、某數日病在告、今日頗快、來旦欲出視事、然尚少力、粗和得來詩、未能盡意、花瓷不難得、但去人已負重、後信當致也、

與大覺禪師璉公

奉別二十五季、幾一世矣、會見無時、此懷可知、到此日、欲奉書、因循至今、辱書具審起居安穩、南方耆舊彫落、惟明有老師、杭有辯才、道俗所共依仰、益一時盛事、此來時得從辯才游、老病昏塞、頗有所警發、恨不得一見老師、更與鑽磨也、

又

要作宸奎閣碑、謹以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略云、任性任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切望仔細錄到、即便添入、仍大字寫一本、付侍者、齎歸上石也、惟速爲妙、碑上別作一碑首、如唐以前制度、刻字額十五字、仍刻二龍夾之、碑身上、更不寫題、自古制如此、最後方寫季月撰人銜位姓名、更不用著立石人、及在任人名銜、此乃近世俗氣、極不典也、下爲龜趺承之、請令知事僧依此、

答龜山長老

張君子都尉、聞是舊檀越、爲奏海照之號、今託林承議附納勅牒、請作一書致君子、貴知到也、本欲爲書

海照堂大字、作牌納去、屢寫皆不佳、不可用、待非久告文安國、爲作篆字也、

答參寥

兩得手書、具審法體佳勝、辯才遂化去、雖來去本無而情鍾我輩、不免悽愴也、今有奠文一首、并銀二兩、託爲致茶果一奠之、

與參寥

吳子野至、出頼沙彌行艸書、瀟然有塵外意、決知不日脫頼而出、不可復沒矣、可喜可喜、近遞中附呂丞相所奏妙總師號、牒去、必已披受訖、卽日起居何如、某來日出城赴定州南北夐隔、然請會稽之意、終未已也、當更俟季歲間耳、